

想你时月明

存志外国语学校九(12)班 陈雨彤

年年中秋,月还是那轮亘古不变的月,清辉漫洒时,身边人却早已不在。犹记分别那天,她攥着我的手,指尖带凉,轻声说:“咱们的城市都能看见月亮,月圆时,就当是共享团圆了。”那时只当是安慰,如今却成了每次望月的念想。

今年中秋,皓月悬在墨夜,薄云染成银纱,风过云动,月色流淌。几颗疏星缀着,和月色一起柔了黑夜。我拍下月亮发给江西的她,很快收到回信——她那边的月悬在楼宇间,满是烟火气。视频接通,她雀跃的声音传来:“你看!咱们的月亮一样圆!”熟悉的语调让我恍惚,似又看见儿时两个小姑娘,举着月饼对月叽叽喳喳。

我们是发小,从牙牙学语抢玩具,到蹒跚学步手牵手,再到上学同背课文、共写作业。十几年里,分享秘密、彼此慰藉,她的成长有我,我的记忆有她。可两年前,她随父母迁去江西。火车站送别,我们只说“常联系”,直到火车远去,才惊觉分别猝不及防。

小时候总在院子里背唐诗,“小时不识月,呼作白玉盘”常挂嘴边,还捡石子假装“白玉盘”抛

接。曾读“明月不知君已去,夜深还照读书窗”,我们笑诗人伤感,如今再想,才懂其中怅然——当年随口吟诵的句子,却像多年前的子弹,正中眉心,成了真实写照。我靠窗轻叹,视频里的她也静了,眼眸依旧明亮,我透过屏幕似看见她那边的月,和我头顶的一样圆亮。我们沉默着,月光落在手机上,替我们传着思念。

从前中秋,她总揣着月饼来我家,我们躲在阳台分食,争论月中阴影是玉兔还是桂树。如今没了她的笑声,月饼都少了滋味。这时她开口,声音微哽:“明年中秋我一定回,咱们还去老院看月,吃你爱的豆沙月饼。”她眼里闪着泪光,嘴角却扬着笑,我也跟着笑,眼眶发烫。

挂了电话,我仍立在窗边。月光拂过脸庞,像她儿时轻拍我肩,带走几分感伤。晚风吹来桂花香,天地间只剩我与这

轮月。从前读咏月诗只觉优美,如今经了离别,才懂诗里是借月色寄思念。

再抬头望月,心中多了期盼,盼明年她归,盼我们再并肩赏月。这份情谊如亘古明月,会带着她的牵挂,陪伴我前行的路。夜风再起,我想起她那句“今夜月色很美”——这样的月色,愿我和她一直会拥有。

望月

望月

存志外国语学校九(9)班 杨涵玉

我时常会望着那一轮明月。不清不楚,不明不白,只是隐隐约约匿在那云里,便显得万分神秘了,正如我看不透我的奶奶。

奶奶所住的小乡村,人不多,地方也小,村里的人们住得也就近了。近了,人们关系便也近了。

风染黄绿叶,水滋润稻田。临近中秋,村子便染上了喜庆。随着月亮的逐渐丰满,人们也逐渐忙碌起来。稻农们收割稻粒,脱粒,晒粒。果农们则摘果,挑果,卖果。邻里间互送东西,果子,小菜,稻谷,人们满面笑颜,我却不怎么开心,总觉得是一些没必要的客套。

奶奶在这时总会做上一些酥饼,为的是即将到来的中秋。前夜,她又在捣鼓着酥饼的馅料,甜腻的味道加上淡淡的苦涩味——一些不知名的药草和晒干了了的柑橘味缠绕着房间,一圈一圈,沁人心脾。屋子里只点了一盏灯,朦胧的月光透过纱窗洒下,将这甜甜香润上一丝清凉。

“囡囡,尝尝鲜儿。”奶奶将刚做好的酥饼递给我,味道依旧——不脆的酥饼皮包着那不好吃的馅料,甜腻得有些发昏。“奶奶,这馅料总是那么怪。”我蹙着眉头将酥饼咽了下去。奶奶只是笑着,将酥饼放入保温箱,挑了几个用塑料袋裹着,提溜起来递给我,“明天带几个给小伙伴们尝尝?”她道。我不做言语,只是将酥饼接了去。这酥饼本就不好吃,再送给别人,恐怕是会丢了面子,被人嘲了去,心底又是犯上一阵尴尬。

终于到了月最圆的那天,透过薄薄的轻纱,我又看到了那轮圆月。依旧神秘,依旧高傲,但今晚却格外有生命力,挣脱了云的束缚,将皎洁的月光洒落遍地。村里的人们按照往日的习俗,聚在一起,共赏清辉。大伙们自然地搬来凳椅,大人唠唠家常,小孩则在膝边嬉戏,好不热闹。

奶奶信步从厨房出来,捧出保温箱里装好的酥饼,满面春风,将用油纸包好的各个酥饼递给邻里。“金奶奶,你看这酥饼依旧还是那个老味道呢。手艺不减当年啊!”王奶奶笑着拍了拍腿,将小块儿的酥饼掰开给了他小孙,小口喂着他吃。那小孙可皮了,舌头一伸,反倒将这酥饼吐了出来,王奶奶又笑着给了小孙后脑一掌。

“那可不?想当年我可跟金奶奶一起去后山采过陈皮甘草做酥饼,每年中秋就馋这口呢。”李爷爷开怀大笑,顺手将他种的小菜递给了我,他目光流盼着,示意我将小菜藏好,不要让奶奶发现了,以至于又把菜送回去。

月光如水,静静地淌过每个人的脸。覆在云上多年的纱,顷刻间被掀开,映照出它原本的模样,那是多么柔雅的月啊。不知谁家的狗又在吠叫,那院子里的老槐树,被月光洗涤了,葱葱郁郁,不似往日的苍绿,却格外的亲近。我恍然明白了奶奶做酥饼的意义。它从不是为了什么客套,也不是什么讨好,是多年以来邻里的羁绊,是昔日流传至今的多音,是咏唱着当年的风光。这酥饼,是奶奶用她的方式,一年一度为这小村落书写的团圆家书。它也许并不美味,却满是情深。

奶奶回头看我,眼里是了然的温柔。我拿起盘中最后一块酥饼,再次品尝。奇妙地,那曾经难以接受的复杂滋味,在溶溶月色与融融乡情里,竟化作了满口醇香和甜蜜。

再望向那轮明月,那光辉轻柔地洒在我们身上。那月,似是知晓人间情谊,将这方小天地紧紧相连。此刻,酥饼的醇香仍在舌尖萦绕,邻里间的欢声笑语还在耳边回响,而奶奶眼里的月光,永远印刻在我的心间。在这清辉之下,任时光静静流淌,愿这份温情,如这明月般,长长久久,永不消散。

听月

存志外国语学校九(4)班 赵钰彤

那把月琴横在祖父的旧物堆里,像一弯被遗忘了的月亮。琴身蒙着厚厚的尘,弦断了两根,剩下的也锈迹斑斑,唯有面板上那轮手工雕刻的木月亮,在昏暗的阁楼里,依然固执地泛着温润的光。我决定修复它,在这个被霓虹灯照得发白的世界里,打捞一轮属于过去的、真正的月亮。

修复的过程缓慢而笨拙。我用小刷子一点一点清理缝隙里的积尘,那是几十年的时光重量。换弦时,指尖被勒出深深的红痕。最难的是调音,我对着手机里的标准音高,反复拧动弦轴,可琴声总是干涩,像一声哽咽卡在喉间。我有些气馁,这沉默的木头,似乎拒绝向我敞开它的世界。

直到那个深夜,我无意中拨动琴弦,一缕月光恰好透过窗,落在琴身的木月亮上。就在那一瞬间,琴箱里传出一声从未有过的、深沉的嗡鸣。我屏住呼吸,再次拨弦——这一次,声音活了。它不再是一个标准的音符,而像一口深井被月光照彻,清冽、幽远,带着某种古老的悲伤。灵动而优美的旋律从指间流淌,

而月光透过旋律,开始为我讲述故事。

我“听”见了曾祖母。那是一个年轻的江南女子,在某个同样皎洁的夜晚,她抚着这架新制的月琴,唱起古老的评弹。琴声是她未曾说出口的青春,是门前的流水,是心底的微澜。月光记住了她指尖的温度,此刻正将它归还给我。

琴声流转,时光飞逝。我“听”见了祖父。他背着这把琴,走在黄沙滚滚的西北。月琴的吴依软语,与苍凉的信天游碰撞、交融。在那些思乡的夜晚,他弹的不是江南月夜,而是大漠孤烟。琴身上那轮木月亮,见证了一个南方书生如何将根须扎进北方的土地,把异乡变成故乡。

旋律陡然激昂,我“听”见了父亲。年轻的他抱着这把琴,在大学的礼堂里,为同学们弹奏他自己写的歌。那时的月光,是理想,是燃烧的火炬。可琴声渐渐低沉,终于在某一天彻底沉默——他放下了月琴,拿起了公文包,走进了没有月光的人海。

嚼一片月光

存志外国语学校九(8)班 王诗瑶

她把生命中的月光,都细细地熬成了糖,喂甜了我的童年。

——题记

夜深,最后一滴秋雨挂在窗边。玻璃上缀满水珠,透过这些晶莹的透镜,月华被折射得零零碎碎,宛如谁打翻了糖罐,将亮晶晶的糖霜撒了满满一地。望着望着,眼中便只容得下这片月光了。凉风透窗而来,挟着泥土的清新,一丝熟悉的甜意在唇齿间苏醒——是那种凉丝丝、清冽冽的甜。那双从旧手帕里掏出月光糖的、布满深斑的手,便在这甜味中,如遇水的冰糖,慢慢融进脑海……

初识月光糖,是懵懂的孩提时代。父母外出,将我寄养在太婆那儿。夜里对家的思念,让我躲在被窝里不自禁哭起来,太婆没说大道理,只是掀开窗帘指给我看:“囡囡你瞧,那是老天爷给睡不着孩子发的糖。”我仰头望着那轮圆滚滚的明月:“我想拿下来吃。”太婆笑着转身,从柜子里摸出叠得方正的蓝手帕,小心地揭开两层,取出几颗晶亮的糖块。

那粗糙的指尖掠过我的掌心,触感微凉,可我心里却一下子暖烘烘的。“尝尝,这就是月亮的味儿。”晶亮的糖果真如月光般澄澈,薄荷的清新混着泪水的咸,竟慢慢化作了甜,凉丝丝的,真像把月光咽进了肚里。

自此,我便总盼着去太婆家。一个夏夜,我在老屋门前玩得正欢,忽然间,路灯灭了,屋里的灯也暗了——停电了。黑暗裹过来,我吓得哭出来,太婆闻声拄着拐杖“蹬蹬蹬”跨过门槛,轻轻将我搂进怀里:“不怕,太婆有‘小月亮’。”她从抽屉里摸出火柴,用力一划,点燃了蜡烛。她一手拄杖,一手护着烛火,每一步都走得缓慢而坚定。逼仄的楼梯上,我紧随其后。行至拐角,她停下喘息,将烛火举得更高:“囡囡,咱们也有光了。”我望着那跳动的暖光,不自觉地抿了抿唇,仿佛真能从空气中嚼出一抹清凉的甜。待到房间,她额间已布满细汗,却先为我掖好被角,又从手帕里摸出两颗糖,轻轻放在枕头边。窗帘缝隙间,月光洒

我泪流满面。我终于明白,我修复的不是一把琴,而是一条月光的河流。每一代人都曾是临水照影的人,都将自己的悲欢、跋涉、坚守与失落,沉淀为这琴身上的包浆、这琴箱里的共鸣。李白的月光是“举杯邀明月”,是诗人的狂歌;张若虚的月光是“人生代代无穷已”,是哲人的浩叹。而我手中的月光,是曾祖母的流水、祖父的风沙、父亲未唱完的歌。它如此具体,如此滚烫。

从此,我不再仅仅仰望天上的月亮。每当夜幕降临,我便抱起月琴,让指尖与琴弦对话。我不是在弹奏,而是在打捞,打捞那些沉浸在时光深处的月光,打捞那些被遗忘的诉说。

天上的月,千古一轮,静默如谜;我怀中的月,血脉相传,生生不息。当最后一个音符在夜色中消散时,我知道,我并没有“夺回”月光。我只是在李白、张若虚之后,在曾祖母、祖父、父亲之后,成为了月光新的容器,成为了故事新的讲述者。

月光,它只是需要一双倾听的耳朵,和一颗愿意共振的心。

在她白发上,漾开一团温柔的云。

八岁那年,课堂上传授了真相——月亮是岩石构成的星球,不是糖。我攥着课本一路奔到老屋,气呼呼地把书包往桌上一放:“太婆骗人!月亮是石头做的,才不是糖!”太婆正要起身,闻言微微一怔,又坐了回去,菊瓣似的皱纹慢慢舒展成笑:“是啊,月亮是石头。可石头太冷清,我家囡囡要的是甜滋滋的糖啊。”吴依软语般的声音,像月光落在棉花上,轻轻的,却刻在了我的心里。

那一刻,我才真正嚼出了这片月光的滋味。太婆给我的,从来不是关于宇宙的谎言,而是一种照亮现实的慈悲。她早早地将人生的两面——石头的冷硬与糖的温柔,和着爱,一并喂进我的生命。她要我相信,纵使世界是冷硬的岩石,我们依然能从中刮下甜美的碎屑,勇敢地咀嚼。

天上月是石头,心中月是糖霜。太婆,直到今天,我仍在反复咀嚼着,您为我酿的那片月光。